



IFES Issues and Analysis - NO.64 [2017-14] July. 12, 2017

## 韩美首脑会晤的遗留问题



具甲祐  
北韩大学院大学教授  
kwkoo@kyungnam.ac.kr



文在寅政府只上台50多天就举行了韩美首脑会晤。在没有（新旧政府事务）交接委员会的情况下开始履职的文在寅政府在历届政府中算是最早举行韩美首脑会晤的了。这也许是由于文在寅总统的某种坚定意志：必须与朝鲜半岛核问题最紧要的利益相关者之一美国进行对话，以尽快找到解决方案。同时，在总统选举之前2017年4月那种半岛战争危机决不能重演的想法大概也起了一定作用。尽管可以想见在经济领域会遭遇美国发出的缴费通知单，文在寅政府仍在尚未就包括对朝政策在内的外交安全政策的主干达成国内、国际基本共识的情况下，过早地踏上了韩美首脑会晤这条未知之路。

文在寅总统在踏上访美之路前曾说，“将不恋战于在具体问题上获得成果，而将（侧重于）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建立友谊和信任关系”。这也许是指，与微观的政策调整相比，文在寅政府将努力在解决半岛核问题的宏观框架上与美国达成一致立场。这一框架即是在冻结朝核之后最终走向无核化的两阶段解决方式。文在寅总统还曾说过，终极目标是彻底解决朝核问题并构建朝鲜半岛和平机制。首脑会晤结束7个小时20分钟（陪同文总统出访的一位国会议员感叹说等待的那7个小时就像过了7年一样）后才公布的韩美共同宣言（Joint Statement），其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再次确认了韩美同盟关系。美国重申了自己的承诺，即“将利用包括常规力量和核力量在内的一切军事手段，向大韩民国提供延伸遏制力”。但是，如果未来有关半岛无核化的谈判重启的话，向韩国运入和部署美国提供的核保护伞等核战略资产将有可能成为争论焦点。

第二，强化韩国的军事力量。共同宣言提到将尽快移交战时作战指挥权、引入“杀伤链系统（Kill Chain）”和韩国型导弹防御体系、确保韩国的军事能力以应对朝鲜的核导威胁等内容，同时还提到将由韩国主导韩美共同防卫任务。但是，把与萨德部署相关的各种争议化约为在国内获得程序合法性问题这一较小问题的情况下，看起来似乎是自主国防之路的“韩国军事力量的强化”也有可能与萨德问题一起加速东北亚和朝鲜半岛的安全困境。在韩美首脑会晤之后的7月3日，中俄两国首脑表达了反对部署萨德的立场；甚至有报道说，朝鲜正在开发可以使萨德系统成为无用之物的多弹头导弹。

第三，韩美在以和平方式实现半岛无核化方面达成协议。韩美决定“通过和平方式达成彻底的、可验证的、不可逆的半岛无核化这一共同目标，（双方）将继续保持紧密合作”。它排除了用战争等暴力方式来实现半岛无核化目标的选项，就此而言，它是共同宣言中具有意义的一部分内容。

第四，在对朝政策上制裁与对话并行。宣言把对朝鲜的制裁称为“外交手段”，由此留下了与朝鲜进行对话的可能性。与此同时，“韩美两国并不对朝鲜采取敌对政策”的表述也颇值得注意。朝鲜经常提及美国的对朝敌对政策，将其作为开发核武器的正当理由。美国“支持韩国在创造朝鲜半岛和平统一的环境方面发挥

主导作用”，“支持文在寅总统在人道主义等问题上重启南北对话的热切期望”——共同宣言的这些表述可以理解为韩国可以在处理南北关系上享有自主性。但需要注意的是，共同宣言是在提到朝鲜人权问题的严重性之后才提到了重启南北对话话题。

第五，提到了韩美日三国合作。共同宣言还包括这样的语句：“再次确认了发展地区内关系、增进韩美日三国合作的承诺”，并“再次确认三国的安全和防卫合作有助于应对朝鲜威胁和提高自身的遏制力、防卫能力”。特朗普政府曾批评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政策导致了东亚地区的不稳定性，而且未能把美国的军事力量投放到东亚地区；而前面的表述则可能意味着特朗普政府将积极促进韩美日三国的军事合作。韩美日三角的军事合作除了意味着“韩美两国支持亚洲和太平洋基于规范的地区秩序”外，还可以理解为是对中国的牵制。

第六，是有关韩美经济关系的模糊表述。共同宣言提到“（双方）承诺增进两国互惠关系和公正待遇的同时，促进广泛的、平衡的（双边）贸易”。但是在文在寅总统访美期间，特朗普总统提到了驻韩美军防务费用的“公平分担”、韩国针对美国汽车的非关税壁垒、美国针对韩国钢铁产品的关税等问题。韩美FTA的重新谈判有可能无法避免。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得以再次确认特朗普外交方式——提供安全保护，同时获得经济利益——的契机。

从韩美共同宣言的主要内容中可以看到，首脑会晤之后的韩美关系面临着各种不确定性。第一，在最大悬案即朝核问题方面，解决问题的第一阶段——冻结朝核——的入口（第一步）在共同宣言中并未出现。文在寅政府作为解决核问题的终极目标而设定下的朝鲜半岛和平体制也未被提及。朝鲜在文在寅总统访美之前先后于6月20日和6月24日分别通过朝鲜驻印度大使的发言和民族和解协议会的“公开质询书”反复申述了以韩美暂停联合军演和朝鲜暂停核导实验相交换的提议。中国外交部对这一提议表示欢迎，并再次正式提出把韩美暂停联合军演和朝鲜暂停核导实验、实现无核化和建立和平机制两相挂钩的谈判建议。在冻结朝核的入口尚未打开的情况下，朝鲜于7月4日进行了洲际弹道导弹实验。这突破了美国设定的红线。文在寅政府则发出指示进行可以对朝鲜指挥部进行打击的韩美联合导弹发射演练，与朝鲜针锋相对。到预定于8月举行的韩美联合军演之际，如果韩美之间还未就冻结朝核的入口达成任何协议的话，类似于2017年4月的战争危机将可能重现于朝鲜半岛。

第二，虽然共同宣言确认了韩国在南北关系上的自主性，但却仅局限于人道主义领域。文在寅总统在总统竞选期间就曾提到过把改善南北关系作为促进韩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和平经济论。同时还指出，如果没有朝鲜半岛的和平作为前提，即如果核问题得不到解决的话，和平经济论将无法发挥作用。另外，在前不久举行的《6.15共同宣言》17周年纪念仪式上，文在寅总统曾表示“如果朝鲜暂停核导挑衅的话”，他愿意与朝鲜进行无条件对话。备受瞩目的问题是，在朝鲜进行了洲际弹道导弹实验的情况下，文在寅政府是否还会提出对朝政策宣言来诱导口口声声主张核问题不是南北对话议题的朝鲜进入对话模式。在7月初于德国举行的、将与美国——把反对部署萨德的中国与俄国，以及进行了洲际弹道导弹实验的朝鲜均视为对美国的威胁——首脑共同出席的G20（二十国集团）会议期间，文在寅政府将展开相关工作。

第三，文在寅政府的首次韩美首脑会晤表明，在韩美关系中安全与经济是无法分离的。在安全方面，虽然可以认为在宏观框架上达成了一致，但处于未决状态的具体问题却堆积如山。韩国必须能够权衡当在安全问题上从美国那里获得某些让步时，韩国能够向美国提供什么“礼物”；或者，反过来的情形也要能够衡量清楚。尤其是，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主义正在创造出与过去不同的、使得安全和经济利益可以彼此交换的环境。如果再考虑到因部署萨德而招致的中国的经济制裁的话，文在寅政府还需要思考如何促进能够整体考虑安全和经济问题的决策过程的制度

化，这也是第一次韩美首脑会晤留下的诸多课题中的一个。

[MORE ARTICLES](#)

- 本文内容仅为个人观点。不代表 IFES 官方意见。特此告知。

You can remove your email address from our mailing list by clicking link below  
[\[No longer receive e-mail\]](#)



경남대학교 극동문제연구소  
The Institute for Far Eastern Studies

COPYRIGHT(C) 2010 IFES ALL RIGHTS RESERVED  
2(Samcheong-dong) Bukchon-ro 15-gil, Jongno-gu, Seoul 110-230,  
Republic of Korea  
TEL. +82-2-3700-0739 FAX. +82-2-3700-0707  
EMAIL. ifes@kyungnam.ac.kr